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丛书

SHUIHU XILIE ZHI YUQILIN LUJUNYI

水浒系列之

姬军◎编著

卢俊义

大智
玉麒麟

大智
物奇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水浒系列》之
玉麒麟卢俊义

姬军◎编著



中国古代
文学史上的

传奇人物丛书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选题策划：中图传媒

责任编辑：房国贵

封面设计：熊猫布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系列之玉麒麟卢俊义 / 姬军编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1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丛书）

ISBN 978-7-5676-1096-5

I. ①水… II. ①姬… III. ①《水浒》研究—人物研究 IV. ①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7449号

水浒系列之玉麒麟卢俊义

姬军 编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印 制：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5.75

字 数：265千

书 号：ISBN 978-7-5676-1096-5

定 价：28.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1. 师父稂林·····	1
2. 拜师周侗·····	9
3. 惹祸·····	17
4. 小师妹·····	25
5. 天大的祸事·····	32
6. 祸福相依·····	39
7. 又挨揍了·····	46
8. 刁蛮的女刺客·····	54
9. 俺们打仗去·····	62
10. 干死他们·····	70
11. 抢钱抢粮抢女人·····	78
12. 收复河湟·····	86
13. 千里捉番王·····	94
14. 晋王封我是神将·····	102
15. 又遇刁蛮女刺客·····	110
16. 我被童贯当枪使·····	118
17. 女刺客被人刺·····	126



18. 旅途艳遇	134
19. 小师妹死了	142
20. 当卢员外遭遇贾芳云	150
21. 做做买卖发个小财	158
22. 吴用：梁山梁大爷劫你道了	166
23. 与大爷见面	174
24. 李固：不是我使坏	182
25. 梁大爷的折腾	190
26. 梁大爷把童贯给揍了	199
27. 高俅也不能幸免	206
28. 征辽	214
29. 揍了田虎	222
30. 再揍方腊	229
31. 少爷的磨难	236
32. 繁花一梦	244

1. 师父稗林

北宋元佑七年，河北省大名府内府街一个白墙小院内，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儿正舞动朴刀练得有板有眼，旁边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指点着：“向左避开，用力，力气不够……对，再来一遍。”男孩儿又重新操练一遍，汉子道：“好，行了，歇息一会儿吧。”

男孩儿把朴刀插进兵器架上，拿起毛巾擦抹着额头上的汗：“师父，我觉得朴刀不太适合我呀。”汉子哈哈笑道：“卢公子，这十八般武艺是要慢慢练习的，哪能一蹴而就呢？”男孩儿没办法，只得拿起枪来又练起来。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一年过去了，卢家公子功夫大有长进，师父稗林看见了非常满意。这日卢员外宴请稗林，稗林抱拳道：“员外，在下来府上已经一年多了，令郎酷爱武术，这一年功底已经打牢。只是可惜在下水平有限，再教下去，也实在没什么可教的了，不日告辞，卢员外请另请高师吧，千万莫要耽误了。”

卢懿亮着急道：“小儿是不是有什么对稗师父不恭敬的地方，我且去教训他一番！”稗林急忙拦住：“员外莫要如此，在下实在是已经倾囊相授了，令郎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对我也非常恭敬，在下实在没什么可教的了。”卢懿亮见稗林如此说，便道：“稗师可是大名府最好的镖师了，稗师若无可教，我要去哪里再访名师啊？”

稗林沉思片刻：“员外莫急，在下不过是个押送货物的镖师而已。有道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比我本事大的人多了去了。况且令

郎虽然顽皮，但和在下非常投缘，这样吧，我指你一条路，只是那位肯不肯收下令郎，就要看令郎的造化了。”卢懿亮喜道：“稂师请说，那位名师是谁，若是他肯教授小儿，我便是变卖家财也要供他去学！”

稂林摇头道：“员外有所不知，当年我们鸿远镖局路经山西大同府采凉山下遇到一伙强人，打伤我师父杀了我师兄，幸遇一英雄打跑了强盗，师父、我、小师弟和伙计才得以保留了性命，师父非让我们要拜那好汉为师，那人只是不肯，说他从不收徒，无奈之下，我们才返回北京。我师兄武功最高，我师弟比我还差些，回北京后师父一病不起。本来我们就是个小镖局，哪里经得住如此折腾，师父的病也没看好，镖局也散了，恰好员外来找我，所以在此混口饭吃，师弟去了采凉山说是要拜好汉为师，一直也没有消息，我也想去看看师弟。”

卢懿亮问道：“但不知那位好汉姓什么叫什么？”稂林道：“那人走时并未说出姓名，看当时他的功夫，绝非是一般的武师能比的，三个强人头目本领高强，却奈何他不得。”卢懿亮凝思片刻，转过桌子单膝跪下，抱拳道：“稂师，在下有个不情之请，还望稂师答应卢某。”

稂林慌忙扶起卢懿亮道：“员外见外了，快快请起，在下有难之际，员外不仅不怪罪鸿远镖局，反而收留在下在府中，稂某已经是肝脑涂地无以为报了，员外有事相请，稂某不敢不从。”

卢懿亮哈哈大笑：“看来我还真没看错人，既然稂师想去找令师弟，我想让犬子跟随稂师一同前去寻访那位名师，盘缠费用由卢某承担，稂师看意下如何？”稂林想了想，点头道：“也好，令郎与我也算有缘。只是那位好汉若是不收徒弟，员外千万不要怪罪于在下就行了。”卢懿亮见稂林答应下来，非常高兴，令家人重新摆上酒宴，叫来卢俊义陪坐。

第二日，稂林带着卢俊义辞别卢员外，往山西而去。

一路无话，数十日后来到大同府界，来到鸿远镖局曾经与强人打斗过的采凉山下，但见采凉山上树木森森，草深林密，怪石嶙峋，此

条路正是前往大同府的官道。

此处属于宋朝边界，往北是辽国，往西是西夏国，因此，滋生匪患倒不奇怪了。

粮林跟随师父常年护镖奔走，一看此山便知山中有盗，叮嘱卢俊义小心，拔出朴刀小心向前走。走到路中段时果然一阵锣响，从林中冲出几十号小喽啰，为首的是个铁塔汉子，长得敦敦实实，一张黑脸，连鬓的络腮胡子，头上铁簪别顶，虎目狮鼻，恰似张飞再世，手中提着一只铁棍，一看就是员猛将。

黑汉子冲到粮林师徒前面喝骂：“那个汉子，快快放下包袱银子滚蛋！”

粮林呆了，半天没动，卢俊义在后面扯了扯粮林的衣襟：“师父，那黑汉子在骂你呢。”

那黑汉子见这一大一小半天没反应，用棍指着粮林恼火道：“那厮听见了吗？让你留下银子滚蛋！”粮林大叫道：“罗光祖，师弟！”黑汉子一怔，向前几步，盯着粮林端详了半天，扔了棍子向前几步：“师兄，你是粮师兄，二哥！”

粮林向前道：“是我，师弟，你找得师兄好苦啊。”

罗光祖冲上前来抱住粮林大笑：“师兄，真是你啊，粮师兄，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快快随我上山，这是谁家的娃娃？”

那帮喽啰见这二人原来是师兄弟，都拖着兵器前呼后拥往山上去了。

来到山寨分赃厅，罗光祖令喽啰摆上酒宴，罗光祖道：“自从一年前一别，我四下打听恩人，当时那位好汉不肯说他姓名，后来四处打探才知道他是河南登州人，在五台山学艺后，经常来大禹山，数次寻访不着，慢慢就放下了。”

粮林也把这一年分别后的叙说了，当听说师父身死，罗光祖大哭：“师父临别，不孝徒儿竟然无缘再见。”

师兄弟二人垂泪相对，唏嘘不已，叹世事无常，北京一别竟成永别。

粮林叫过卢俊义来：“过来，拜见师叔。”

卢俊义虽小，却知书达理，过来给罗光祖恭敬一礼：“拜见师叔。”

罗光祖见卢俊义银娃娃似的，心中也是喜欢：“这位莫是大名府的卢员外的娃娃？”

粮林愁眉不展道：“正是，货物虽然没押送到，那卢员外并未怪罪于我等，反而照实给了费用，聘请我做了这孩子的教师。唉，真是惭愧得紧。此次前来乃是受卢员外所托，为的就是寻访那位没留名的英雄，打算恳请他收留了这孩子，也不知道这位高人到底在哪里。”

罗光祖摇头道：“那位高人来去无形，我手下的兄弟打探了一年，尚且没查到他叫什么名字？师兄如何能找到他，况且，他当初也说了，不收徒弟，找了又能如何？”

粮林道：“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卢员外对我有再造之恩，便是走遍天下，我也要找到这位英雄，兑现我在卢员外面前的承诺。”

罗光祖端起海碗来：“师兄，喝酒，此事不急，我再让手下的兄弟细细打探。”

当天师徒二人便在采凉山寨住下，吃罢酒饭，三人来到院中，粮林让卢俊义演练了一路刀法，卢俊义练完收势垂手侍立一旁。罗光祖点头笑道：“还成，像是那么回事儿。”来到分赃厅，罗光祖叫过几个精干的小喽啰一一嘱咐清楚，分拨了些银子各自去了。只说这师徒二人每日在山上仍然是舞刀弄枪，等了一日又一日，几拨喽啰先后回来禀告，均无好汉消息。

粮林不免有些郁郁不乐，卢俊义见师父着急，便来劝慰：“既然是高人，肯定是隐居的多，并不与平常人交际，向平常人打听，定是寻访不着，不如师父带着我在这一带走访，只要高人未曾离开此地，便可查出蛛丝马迹来。”罗光祖拍手道：“师侄说的果然没错了，我想那隐士如何能向平常人打探得到？如若师兄带着这娃娃去慢慢找，我就不信找他不着。”

粮林道：“也只好如此了。”

说好了辞别日子，罗光祖又赠送了一百两银子，三日后师徒二人告别罗光祖，向大禹山方向而去。

一路晓行夜宿，逢人便打听，可是没人知道。

这一日来到大禹山脚下一个小小的镇子，粮林师徒找了个投宿的客栈住下，便带着卢俊义在镇子上四处逛游。

这大禹山乃是北宋时期隐士隐居的所在，粮林虽然没指望在这里就能遇到那位英雄，但至少能打听些消息吧。谁知一连数日探听竟然无人知晓，粮林不免有些气馁，可一想到卢懿亮所托，只得咬牙继续查寻。

这日粮林带着卢俊义在街上走，迎面过来一个打柴人，只见那人身长八尺，蜂腰扎背，长方脸，八字眉，二目炯炯，挑着一担树柴正沿街过来。粮林心中一动，盯着那人看了一阵，那人也回看过来，见粮林并不认识，挑着柴火擦身而过。粮林紧随着那人走到一家酒店，那人放下柴担，回身瞅着粮林，粮林尴尬地笑笑，抱拳道：“这位仁兄，在下有一事相问，请仁兄交割了再借一步说话。”

那人还了礼，将柴担交给店小二，取了铜钱走出门来：“但不知仁兄有何事相问？”

粮林抱拳深施一礼赔笑道：“若不嫌弃，在下想请仁兄边吃酒边问，如何？”

那人倒不也客气，作了个相请的手势。

二人一前一后来到酒楼找了个安静的雅座，粮林点了些酒菜，赔笑道：“我见仁兄举重若轻，二百来斤的柴担如同拣个灯草相似，定是个练家子，不知仁兄贵姓大名？”

那人笑道：“在下姓方名武，倒是粗学过几招，让仁兄见笑了，不知道所问何事？”

小二端上酒菜摆上满满一桌子，粮林端起酒来：“在下粮林，乃是大名府人氏。”

方武端起酒回敬道：“粮兄想问些什么？方武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

“好！”粮林站起身来叫道：“我见方兄龙行虎步，便知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且干了这碗酒！”

方武举起自己的酒碗碰了碰粮林的酒碗一饮而尽。

粮林放下酒碗抹了抹嘴唇：“不瞒方兄，我本是大名府鸿远镖局的镖师，一年前在采凉山被一伙强人拦住打劫，我师父为强人所伤，师兄为强人所杀，幸遇一位英雄拔刀相助，才避免货物被劫，受师所嘱，此生定要寻得此人，厚礼相谢。只是当时那位好汉不肯说出姓名，我此次前来寻访恩人，已经走了上千里地了，可是杳无消息，见了仁兄因此相问。”

方武点头：“哦，原来如此，当时人家不肯告诉你姓名，现在只怕你找去，人家亦不肯说，不知这位英雄长着什么样子，可否说说清楚？”

“此人身高八尺，长方脸儿，暴目鼓腮，应该是外家功夫，所使拳脚倒没看出是哪家的，但手脚非常之快……实在是惭愧啊。”粮林羞惭道。

方武呵呵一笑，心里有了计较：“粮兄倒不必觉得惭愧，大禹山隐士甚多，顶尖高人太多了，你说的此人可是皮白，颌下短须，说话乃是河南口音？”

粮林大喜：“方兄可知道此人姓名？”

方武道：“此人姓高，名辰，乃是外家拳传承之人，乃是河南登州人氏，可巧在下于高兄有些交情，你算问着了。”

粮林抱拳道：“还要烦方兄引见一下，在下寻访此人一年有余，我师在世之时曾嘱咐我一定要寻得此人。”方武笑道：“这个好说，我带你去见见这位高兄便是了，不知道你寻他何事？”粮林长叹一声：“上次我们在采凉山遇救后，回大名府后不久我师父即一病不起，不久去世，去世之前嘱我和师弟一定要寻得此人，向此人学艺，为师报仇。”

方武惊奇道：“不知那劫持你们镖局货物的是什么人？采凉山原

来是有强人，但我一直没去过那里。”稗林道：“那三人相貌奇丑，五尺身材，秃顶短脖，一个使尺，一个使铲，一个人使用一尺来长的大旱烟袋杆……”

“塞外三鬼？”方武面色阴沉自言自语道：“这三鬼在采凉山占山为王？不可能啊。”

稗林觉得奇怪：“方兄，这塞外三鬼是干什么的？”

方武道：“三鬼是兄弟三人，因为当年在东京汴梁作了惊天大案，杀了大相国寺僧人十一个，因此受到五台山的追杀，逃到塞外躲避了许多年——不知道这三鬼此次回来是何用意？这样吧，吃完饭，你随着我去找高辰。”稗林大喜，赶紧作了揖：“感谢方兄！”

方武道：“不必，这三鬼乃是汉人中的败类，无论是谁见了这三个人，都要剪除三鬼的。”

吃罢酒饭，二人出了镇子向北而去，方武道：“稗兄，此去高家庄约三十里地，我等须快些才好。”说罢健步如飞，纵身而去，稗林也拿出看家的本领，可是跟这方武相比，相差悬殊。方武几个跳跃就出去几里地去，好在这条道较直，且人迹罕至。

方武远远在前面等着稗林，待稗林近了又纵身前行，如此几番，终于到一个山洼地，只见山脚下几间茅草屋子，方武停下身形朗声道：“方武拜见高兄！”

待稗林气喘吁吁赶到时，只见茅屋里走出一个八尺大汉，只见那人白面短须，暴目鼓腮，二目如电，看见方武笑道：“方兄弟所来何事？”看了看稗林：“这位是何人？”

稗林与此人一对眼光，但觉得心头一震，仿佛被电击了一般，话说好歹自己也是个练功夫的人，但在此人面前好像被看透似的，那种无形的威压透出咄咄逼人的气势。

方武指着稗林道：“这位是大名府鸿远镖局的镖师稗林，我与他在双林镇相遇，他说要找高兄。”

高辰上下打量着稗林：“你找我？”

稗林赶紧一抱拳：“在下稗林乃是受恩师所托寻访救命恩人，只

是恩人不肯说出姓名，小可寻访了几年都未能找到，今天在双林镇上得遇方兄打听，烦请他带我前来——可高英雄非是我寻找的人。”

高辰哈哈笑道：“我说呢，我与你并不相识，既然来了，也是朋友，请进来坐坐吧。”

方武、稂林二人随着高辰进了茅屋，茅屋内非常简陋，一个大点的木墩子是桌子，几个小点的木墩子是板凳。

三人围坐在桌子前，高辰给这二人倒上水：“但不知稂兄弟为什么要找那人？”

稂林便把采凉山被救的事又说了一遍，方武补了一句：“那劫杀他们镖局的便是塞外三鬼。”“哦？”高辰也吃了一惊，又让稂林将塞外三鬼的样子描述了一遍，“果然是这三人，三鬼回中原肯定不是什么好事。看来要有祸事了。”

2. 拜师周侗

稷林不明白塞外三鬼为什么会让他们如此紧张，高辰好像也没有解释的意思，看着稷林道：“稷兄弟，你所说之人高某却是认识的。”稷林心中喜忧参半，果然又听高辰说：“只是此人功夫深不可测，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与他虽是相识，交际却不深厚，况且此人笃好释道儒三家，因此这三家旦有高人，他必去拜访，因此行踪不定。”

稷林赶紧深深一揖：“还请高人赐予恩人姓名。”

高辰摇头笑道：“告诉你又有何用？他从来助人不思图报的，若是你想让他收你为徒，只怕亦是妄想。”稷林面皮一红，内心里什么事都被此人看了个通透，站起身来掸掸衣服跪下拜道：“小可愿拜您为师，侍候在您左右。”

高辰和方武却没想到稷林会来这么一招，二人愣了愣，相视一眼哈哈大笑，高辰道：“你不会退而求其次吧？”

稷林大汗淋漓：“小可不敢隐瞒，上次那位英雄救了我等，我师父自知技不如人，乃让我和师弟拜他为师，那英雄不肯，回大名府后，雇佣我们镖局的卢员外不仅不怪罪我们，反而给我们银子让我安排师父的后事，又让我去他府上教授他的小儿子武功，卢公子年纪虽小，却聪慧过人，小可教了一年，实在是教无可教，乃答应卢员外帮他找位名师，因此千里迢迢前来寻访，可是连人都没见着，小可的事小，只怕是要辜负了卢员外所托之事。”

高辰点头笑道：“粮林，你也算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了，既然如此，我就告诉你，他乃是登州人氏，名叫周侗，我且修书一封，你见了他之后递上我的书信，对你也许会有所帮助，七个月前，听说他已回乡奔丧去了，至于拜师之事，等你去了登州见了周兄再说吧。”说罢扶起粮林。

粮林拿着书信拜别二人回到双林镇时，天气已晚，卢俊义正百无聊赖地呆坐在客房里，见粮林回来赶紧跑过来：“师父，急死我了。”粮林心里高兴：“徒儿，为师终于找到那位英雄了。”

卢俊义也跟着高兴起来：“真的啊，不知他在何处？”

粮林道：“今晚早早休息，明日一早便带着你赶路。”

粮林师徒马不停蹄赶路，风尘仆仆来到河南登州周家庄，向人打听周侗的住处，来到一处大院外，但见大门上悬挂着两只白灯笼，想来这家定有人去世了。

二人来到周府，粮林给家人作了个揖道：“此处可是周侗周员外的府上？”

家人听他们说话不像本地口音，打量着这师徒二人：“你们是哪里来的？”

粮林赔笑道：“这位大哥，我乃从山西大禹山而来，这里有一封信烦请交给周员外。”

家人接过信道：“家有白事，不便请你们进来，你们稍等，我去通知老爷。”

师徒二人等了一会儿，家人开了门道：“请跟我来吧。”

随着家人进了院子，来到侧房，家人道：“老爷，人带来了。”说罢退了出去。

粮林定睛观看那坐在桌子旁的面白短须的汉子，那人正低头看书信，抬起头来打量着粮林师徒二人。粮林惊喜交集，腿一软趴在地上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恩人在上，受小可三拜！”

周侗认出粮林，过来扶起，淡淡道：“起来吧，上次就跟你说过，我行走江湖，漂泊不定，哪有闲心来收徒弟？！”

对旁边侍候的家人道：“给二位客人弄些吃的，找间客房让他们休息，明日让他们回山西吧。”说罢一转身走了。粮林大失所望，本来有心解释的，但人家根本就没给他机会。

吃过晚饭，粮林叫过卢俊义：“徒儿，明天就看你的了，明天我就得回山西了，咱们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他死活不收，就这么把我们给打发了，你说咋办？”

卢俊义道：“师父，我觉得这老头不见我们，不如咱们回山西算了。”粮林急了，扇了卢俊义一个耳光骂道：“不成器的东西，我可跟你说清楚，他才是高人，你老跟着我能有什么出息？你这么回去，我也没脸见令尊了，从此以后我也不是你师父，明天你就在他门前跪着，他一天不收你你就跪一天，两天不收你你就跪两天，听见了吗？”

卢俊义摸着火辣辣的小脸嘟着嘴低低地应了声：“知道了。”

第二天粮林取了回信回山西大禹山去了，过了会家人来报：“老爷，昨天来的那孩子跪在大门口呢。”周侗眼皮也没抬：“知道了。”

卢俊义跪了一天，刚开始还有大人孩子看热闹，指手画脚：“这孩子肯定是周家的，来认亲来了。”还有人说：“瞅这孩子长得跟银娃娃似的，不是他家的孩子也未可知呢。”

卢俊义虽然年幼，被人指指点点却也知道羞耻了，一声不吭脸憋得通红，强自忍着一言不发。

家人看着不像话，过来哄走围观的孩子，扯起卢俊义道：“你说你这孩子不跟你家大人走，跑我们家门口跪着做什么？”卢俊义也不挣扎只嘴里嘟囔道：“我爹爹说了，如果周老爷不收我做徒弟，就不许我回家，就在你们家门口跪着。”

家人乐了：“嘿，我说你这孩子，我们家老爷说了，不收徒弟，这不是赖皮嘛，跪着也是白跪啊。”

卢俊义倔强道：“他老人家不收我，我就这么跪着不起来！”

家人一走，卢俊义又跪下了。几次三番的，家人索性不管了，任

他这么跪着。

卢俊义跪了一天，水米未沾牙，到了半夜，天下起了小雨，雨水将身上淋个透湿，凉风一吹冻得直打哆嗦，终于眼前一黑倒在泥水里什么也不知道了。

清醒过来的时候，卢俊义只觉得头重脚轻浑身都疼，睁开眼睛看清是躺在炕上，一个五六岁小丫头叫道：“娘，他醒了。”卢俊义看了看小丫头问：“这是哪儿啊？”小丫头道：“我家啊，你病了，我娘给你熬药呢。你叫什么名字？为啥跑我们家门口跪着？”

卢俊义咧嘴笑笑：“我叫卢俊义，你呢？”

小丫头一笑脸上俩酒窝：“我叫周小青。”

门帘一掀，女孩的妈妈吴夫人端着药进来：“孩子，吃药了。”卢俊义挣扎着爬起来：“大婶，我自己来吧。”接过药碗来吹了吹一饮而尽，苦得直吐舌头，逗得母女二人咯咯直乐。

吴夫人倒了一碗清水给卢俊义漱口：“你叫什么名字？”

周小青抢着回答：“他说他叫卢俊义，是但使卢城飞将在的卢，俊俏的俊，义气的义。”

吴夫人点头道：“嗯，是挺俊的。好好在这儿养病吧，养好了病送你回家。”

卢俊义挣扎翻身下炕跪倒：“求求大婶，别送我回去，我爹爹说了，若不能拜师就别回家了。”

吴夫人赶紧扶起卢俊义上炕：“快上炕，别冻着。”

卢俊义跪下不肯起来，苦苦哀求道：“别送我回去，我什么苦都能吃，还能干活，挑水劈柴，什么都能干。”

吴夫人笑了：“你说你这么小的孩子，还挺倔啊，听话，不上炕明天就撵你走！”

卢俊义没办法，只好钻进被窝：“大婶，我听话了。”

吴夫人一笑，牵过周小青的手道：“让哥哥睡会儿，我们走。”

周小青出去又跑回来塞了一颗麦芽糖在卢俊义手里：“喝药苦的时候就含糖。”

